

人们总是在接近幸福时倍感欣喜，
在幸福降临时患得患失。

幸福 信笺



《故事会》超人气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四

利惠的信总是用绘有卡通娃娃的信纸和信封，而且字写得小小的；而酒井总是用一般的信纸和信封，一笔一画，一丝不苟。



社会写真系列

24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幸福 信笺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系列四

24 社会写真系列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福信笺 / 故事会编辑部编.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5.1
(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 社会写真系列; 4)

ISBN 978-7-5452-1214-3

I. ①幸… II. ①故…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837号

责任编辑: 钟路曼

装帧设计: 周艳梅

责任督印: 张 凯

书 名: 幸福信笺

著 者: 《故事会》编辑部编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出 品: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00020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www.storychina.cn)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张8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1214-3/I·613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不准翻印

故事会
大众文化
出版基地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品 (00528) www.storychina.cn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所有图书可办理邮购, 免收邮费(挂号除外)

汇款地址: 上海市南绍兴路74号(200020); 收款人: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021-54667910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226097

编者的话

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讲故事的传统。五千年的文明绵延不断，五千年的故事口耳相传，故事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二、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杂志是一本以发表当代故事为主的通俗性文学读物。50年来，这本杂志得风气之先，发表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许多作品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踏石留印，故而又有了中国当代故事“简写本”之称。

三、50年来，这本杂志眼睛向下、情趣向上，传达的是中华民族最核心、最基本的价值观。

四、为了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阅读最大面积的精品力作，同时也为纪念《故事会》杂志创刊50周年，故事会编辑部特组织出版《中国当代故事文学读本》丛书。

五、丛书共分六个板块：悬念推理系列、幽默讽刺系列、惊悚恐怖系列、言情伦理系列、古今传奇系列、社会写真系列。并按系列逐年推出若干部作品集。

六、古人云：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对于喜欢故事的读者来说，本丛书的创意编辑将带来超凡脱俗的阅读体验。

《故事会》编辑部

目录 Contents

时代·生存篇

不速之客	2
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11
蛇宴馆招聘	17
生死抉择	21
事故里的故事	38
领导真好当	46
追查地沟油	51
变迁	57
三封密电	79

诱惑·万象篇

成就之星	105
这里流行传染病	110
海鲜城里的故事	116
神秘的窗口	119
酸甜苦辣	121
魔卡的诱惑	130

目录

Contents

真情·灵魂篇

幸福信笺·····	134
飞来的小保姆·····	140
第四十一个·····	145
好朋友·····	153
老习惯·····	160
让你的秀发飘起来·····	164
生死之交·····	170
谁更懂感情·····	174
无泪的天空·····	181
今晚的月亮哭了·····	186

人生·启示篇

良心买卖·····	207
秘书的选择·····	212
商业策略·····	219
胜诉, 600万·····	224
选择做个好人·····	230
最好的味道·····	234

潇洒地谈论生活是一桩奢侈的心愿，毕竟，在时代的滚滚浪潮中，人们关心更多的还是怎样生存。

时代·生存篇

shidai shengcunpian



不速之客



沈万里从个体户饭店下班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十点钟了，他正想去睡觉，忽听得“嘭！嘭！嘭！”有人敲门。是谁这么晚了还来敲门？

沈万里开门一看。只见门外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浓眉大眼，西装革履，手里拎着一只黑色箱型包。沈万里与此人素不相识，哪料来人用一口北方话问道：“你就是沈师傅吧？”“是呀！”沈万里感到奇怪，他怎么会认识我呢？莫非是哪个朋友介绍来的？想到这里，彬彬有礼道：“请里面坐！”

来人稍稍谦让了一下，就跨进了门槛，他习惯地举目朝屋内四周打量了一番，和气地笑道：“我从安徽来，您叫我安徽人好了。我想租借你这间房子，开爿店……”“不租！”没等安徽人说完，沈万里当即就回绝了他。

沈万里自从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冤死在狱中后，一直过着“狗崽子”的生活，被人歧视。因此，他们母子俩

总是闭门自守、洁身自好，没什么非分的要求。

谁知，安徽人像湿手沾住了干面粉，甩也甩不掉，他笑眯眯道：“您家这间靠马路的店面房子，空着真是可惜。如今政策开放，私人也可以经商致富呀！”沈万里听得心里直嘀咕：“这还用你来开导我？我若有了万儿八千的，早就自己开店了！”他马上打断了安徽人的话，推着安徽人的肩膀往外走：“好了，好了，你到隔壁几家去看看吧！”安徽人苦笑了一下，只得尴尬地走了。

送走安徽人，沈万里回过身来，发现安徽人的那只黑色箱型包没有拿走，他马上追了出去，对着安徽人背影喊：“喂！安徽人，你的包！”安徽人转过身来，接过包，叹了口气，说：“沈师傅，您真是个好人的！”

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沈万里刚睡到床上，门又“嘭！嘭！嘭！”地响了起来。沈万里打开大门一看，嘿！又是昨晚那个安徽人，一见面就笑眯眯地说：“沈师傅，又来打扰您了……”沈万里火冒三丈：“你这个安徽人，叫你到别家去租，怎么又来了？”

安徽人笑笑，一副死皮赖脸的样子：“别人家的房子再好我也不要，我就看中你这间房子。”沈万里拔直喉咙，狠狠地回道：“我这房子就是不租！”说完，把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第三天一清早，沈万里为了防止安徽人今晚再来纠缠不清，就用毛笔写了一张告示，贴在大门上，告示上写着：

本私房决不出租，切莫打扰！

房主 启

谁知到了晚上十点钟，大门又“嘭！嘭！嘭！”地响了起来。沈万里

真是气得七窍生烟：“真是个混账东西！天天要来捣蛋，叫我怎么吃得消？”但转面一想，既然安徽人想要赖皮，我就把房租费开得狠一点，大家来较量较量，看看到底谁厉害？于是，沈万里把大门打开，大方地邀请道：“请进！”

敲门的果然又是安徽人，他见沈万里一改常态，反倒吃了一惊，变得目瞪口呆。本来，他想好了许多话语，准备作最后一次“冲刺”，现在反倒疑惑起来。但他还是跨进了门。

“请坐。”沈万里开门见山地说，“看来这间房子你是非租不可的了？”安徽人点点头。“好，就租给你！”沈万里爽朗地答应了，安徽人又惊又喜。“不过嘛……”沈万里话锋一转，安徽人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担心刚答应的事又要变卦。只见沈万里扳起了手指头，“我家门前这条马路，虽比不上南京路、淮海路、金陵东路，但门口也有两条公交线路经过，市面还是不错的。在上海地界，最难轧的是车子，最难租的是房子。这，你大概不会不知道吧？所以房租是非常高的，不知你出得起吗？”“多少？”安徽人要紧问道。沈万里伸出食指，在他面前一晃：“一年一万元，先付五千，少一分也不租！”沈万里一口气把要价亮了出来，露出一副幸灾乐祸、洋洋自得的神态。“不贵，我出你年租两万元，先付一万元如何？”安徽人泰然地说。本想吓人的沈万里反给吓了一跳。乖乖，这安徽人莫非有神经病？当他还未回过神来，安徽人又开口道：“不过，我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用你的名义去申请一张个体户开业执照，我知道你是个待业青年，此事准能办到；第二，你在朋友店里做工，每月才两百来元工资，从明天起，你去辞掉工作，帮我做，我付你工资四百元；第三，你妈妈退休在家，我也聘用她来干点零星活，每月付两百元。你能答应吗？”

沈万里简直给懵住了，这哪里是条件？简直是送钞票上门！这样的好事，平时求爷爷、告奶奶，请客送礼都求不到呀！自己那位老同学算得上帮大忙了，每月也只给两百元工资。这个安徽人怎么会这么傻呢？他怀疑安徽人来路不正，便试探着问道：“你下这样大的本钱，究竟要开什么样的店？”“正宗安徽符离集烧鸡店。”安徽人一字一句道，“这店由你我合办经营，一切费用、投资由我承担，除去税金、工资、房租等开支外，所得纯利你我对半分；如果亏本，由我一人承担。怎么样？你的工作是，每天到市场上采购100只毛鸡，回来杀鸡拔毛。你妈妈的工作是挖去内脏，洗净光鸡，工作都不算复杂。为了信誉起见，我先付你半年房租费。”

安徽人打开箱型提包，取出十叠崭新的“大团结”——整整一万元放到桌上，说道：“我就住在隔壁弄堂的‘为民旅馆’里，明天你就去申请开业执照，店名取‘万里烧鸡店’。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明天我叫人来装修店面。”没等沈万里回答，安徽人已拎着包走了。

一星期后，“万里烧鸡店”个体营业执照已批下来，店面也装饰一新，大玻璃橱窗洁净明亮，彩色霓虹灯组成“正宗符离集烧鸡”字样，闪耀着五颜六色的光芒。沈万里和安徽人穿着雪白毕挺的工作衣忙这忙那。橱窗里，一只只油光发亮的烧鸡排列得整整齐齐，香气扑鼻，令人垂涎三尺。

“沈师傅！”安徽人对沈万里道，“你不是会写告示吗？你给我写一张告示，字迹愈大愈好。你这样写，‘开业优惠三天，正宗符离集烧鸡，每公斤7.6元’。”

沈万里以为自己听错了，因为他买来的毛鸡也要每公斤7.6元呢，这不是明赔本吗？他问道：“安徽人，你是不是搞错了，每公斤还是每市

斤？”

“不会错，你写上每公斤 7.6 元。”安徽人毫不含糊地回答。

沈万里心里暗暗好笑：“真是孱棺材、戇大！他愿蚀本就蚀吧，只要我们娘俩的工资不少一分，他叫写我就写！”

告示写好，贴在一块大木板上，摆在店门口，来往行人一目了然。这价钱果然吸引了不少过路人，谁不想占一点便宜？马上排起了一条长龙。一个上午不到，100 只烧鸡一抢而光。

当晚，沈万里暗暗地给安徽人算了一笔账：一天下来，整整赔了三百三。这样“优惠”三天，至少也得赔上近千元。

开业第四天，安徽人叫沈万里将告示上的价格更动一下，写上每市斤 6.5 元。沈万里想：“嗨！怎么搞的，前几天烧鸡每市斤 3.8 元，如今涨到 6.5 元，每斤涨了近三元，还有谁来买呢？”说来也真奇怪，不到一上午，100 只烧鸡又卖光了。这下，沈万里倒真有点佩服安徽人了，心想：“这个安徽人的生意经确实高明。”

其实安徽人的高明在于摸清了顾客的心理。上海人对吃比较讲究，货色好，价钱高些也能接受。前三天价格便宜，买回去品尝后，觉得不错，皮不破、肉不烂、味鲜美，酥而不腻，香料纯正，真是色、香、味俱全，是正宗的符离集烧鸡风味。于是一传十，十传百，尽管价格提高了，还是争相来买。

沈万里又暗暗地算了一笔细账：每只烧鸡三到四斤重，可赚四五元，每天 100 只烧鸡，除去工资、房租、税金等日常开支，一天可赚三百三，一个月可赚一万元。乖乖！怪不得安徽人肯出这么大的房租费。

光阴似箭，一个月已过去了，烧鸡店生意久盛不衰，十分兴隆。一天，安徽人对沈万里说道：“沈师傅，看来我们的烧鸡生意已立住脚跟。

以后我可能有事要离开几天，但店里的生意不能停下来，我想把烧鸡的配方和加工方法教给你，如果我不在店里，你也可以照样营业。”

沈万里听后又吃了一惊：“烧鸡的烹调工艺历来是对外保密的，祖传秘方有的还只传子不传婿呢！我与他萍水相逢，他怎肯轻易把技艺传授给我，难道他不怕等我学会后，把他一脚踢开？”想到这里，沈万里不由得直言相告：“我说安徽人，你对我这样信任，我很感激，你把这烹调工艺教会了我，难道不怕有朝一日被我抢去生意？”

安徽人笑咪咪答道：“我看你沈师傅不是那种人。如果是那样的话，只怪我自己，谁叫我看错人自讨苦吃呢？”

就这样，安徽人毫无保留地把用几味中草药作配方以及加工的一道道工序，手把手地教会了沈万里。沈万里也是个有心人，十来天后，他已能驾轻就熟地独立加工正宗符离集烧鸡了。安徽人高兴地对他说：“沈师傅，从明天开始，由你替代我的工作，至于你的工作，可以再去聘请一位工人来代班，每月付他三百元工资。”沈万里说：“请个帮工没有问题。”但他心里却在嘀咕，“他大概想当‘脱产经理’了，真会享清福！”

次日一早，帮工的哥们准时来店上班，可“脱产经理”到十点钟还不见人影。沈万里有些不放心的，等烧鸡卖光后，就跑到隔壁弄堂里的“为民旅馆”里去察看。谁知到旅馆一问，服务员说：“那个安徽人今天一早就结账走了。”

“啊——”沈万里心里“咯噔”一下：他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沈万里思前想后，觉得安徽人的种种表现中隐藏着一个难解的谜！

过了一个多星期，安徽人还不见回来，沈万里想：这安徽人预付的一万元房租以及开店的投资都在这里，连一个月所赚来的一万多元钱也一分没有动过，为什么他迟迟不来，一点音讯也没有？前段时期忙于开

业做生意，连安徽人的通讯地址也没顾得上问，急得沈万里整天坐立不安，束手无策。

沈万里突然想到，安徽人投宿登记，一定要有介绍信或证件。于是，他再去隔壁弄堂里的“为民旅馆”，在旅客登记簿上一查，果然查到了安徽人叫王思恩，家住安徽省符离集镇王家桥。

第二天，沈万里带上两万多元现金，乘上北去的特快列车，来到了安徽符离集，见王家桥确有升烧鸡铺，果然见安徽人在店堂里忙碌着。沈万里非常高兴，走进店堂唤了声：“王师傅！”

王思恩抬起头来，吃了一惊：“啊，沈师傅，您来啦！”赶忙迎出来，热情地一把拉住他，“快里面坐！”接着对里屋大声喊：“爹，上海的沈万里来啦！”

王思恩领着沈万里走进里屋，见面前出现了一位头发斑白、身材高瘦的老人。仔细一看，沈万里吃了一惊，原来，这老人是他父亲生前在中学里教书的同事王老师，跟父亲关系很好，还经常到沈万里家来玩。

沈万里激动地迎上前：“王伯伯，原来是您在帮我家大忙哪！”王老师似乎很激动，嚅动着嘴唇，把沈万里拉到一张沙发上坐下。沈万里对着王思恩抱怨说：“王师傅，你帮了我家大忙，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你的钱我都带来了。”说着，打开箱型包，欲取钱。

王老师突然立起身，伸出一只手，把箱盖掀住了，脸上呈现出一片痛苦的神情，语调凄然地说：“万里，我欠你家的债，是无法用钞票补偿的，我愧对你们全家啊！好侄儿，我是一个罪人哪……”说着，泪水似泉水般涌了出来……老人慢慢地走过来哆嗦着要跪倒在沈万里的面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那是十年浩劫中的事情。有一天，王老师患了菌痢。他一阵肚

痛，急忙中随手撕了报纸的一角去厕所，当他刚解完大便离开，碰巧沈万里的父亲也来上厕所。

不多一会儿，一个工宣队员风风火火地闯进办公室，通知说：全校教职员马上到小礼堂去开批斗大会，说是发现了一起撕毁毛主席宝像的现行反革命案。

王老师听了浑身一震，马上想起刚才撕报纸上厕所的事来，再一打听，工宣队就是在他们办公室里发现撕毁毛主席宝像的报纸的。王老师怀着垂死的心情，浑浑噩噩地走进了小礼堂，准备领受即将到来的暴风雨般的批斗。

“把罪大恶极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押上台来！”工宣队长一声大吼，王老师吓得差点昏过去。可是奇怪，竟没有人来碰他，只听得一阵阵骚动，王老师闻声望去。原来是沈万里的父亲被两个造反派队员押上了批斗台。沈老师挺着胸、抬起头、坚强不屈地站在台上。工宣队长问他：“你为什么要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沈老师泰然而响亮地回答：“我没有！”工宣队长大吼一声：“嚣张！让他尝尝我们无产阶级战士的铁拳！”于是，沈老师便遭到了几个造反派的拳打脚踢。王老师痛苦地闭上眼睛，他心里明白：沈老师是在代他受过呀！但是，王老师生性胆小，当时的场面把他吓住了，他没有勇气上前承担责任。只是祈求工宣队找不到确实的证据，而使沈老师能化险为夷。

在拳打脚踢声中，只听得沈老师嘴里仍在不断地呼喊：“你们冤枉好人！你们凭什么证据说是我撕的？”

工宣队长一时语塞，马上换了口气说：“那你说，在你前面解大便的是谁？只要你检举揭发，可以立功！”

王老师的心差点蹦出胸膛，如果沈老师一旦说出他的名字，肯定罪

加一等，弄不好连性命也保不住。谁知沈老师摇摇头，毫不犹豫地说：“我没有看见！我总不能瞎说啊！”眼看沈老师又要挨打了，王老师紧张的神经“嘣”地一声断了，当即昏厥过去，被送进了医院。

出院后，听说沈老师顽固不化、态度恶劣、死不认罪，被逮捕入狱，在监狱里又死不交代，由于遭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摧残，病痛加折磨，死在狱中……

两年前，王老师从学校退休回安徽老家，临走时，他真想去向沈万里母子告别，但又无脸去见蒙受不白之冤的母子俩，只好把满腹的悔恨深深埋在心底。

如今，政策开放后，王老师利用祖传秘方，开办了王家烧鸡铺，赚了不少钱。于是，他把儿子王思恩叫到跟前，导演了这场报恩的戏。

王老师颤抖着紧紧握住沈万里的手，失声痛哭道：“我是罪人啊，我是罪人啊！”沈万里泪流满面，撕心裂肺地呼唤：“爸爸！你死得好冤啊！你说谁是罪人啊！你说呀！”

（赵丁兰）

（题图：张恩卫）

谁敢动他一根毫毛



镇上有一家理发店，老板是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这天，他正在给一个中年人理发，忽然门外人影一晃，进来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小青年，染一头黄发，两条胳膊上文着青龙白虎。

黄毛大大咧咧地往椅子上一坐，冲老板一招手：“过来，先给我刮刮胡子。”

老板停下手上的活，脸上露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说：“您是南哥的儿子吧？”

黄毛顿时得意洋洋地说：“算你还认识点人。没错，南哥是我爸！”

老板陪着笑脸，讨好地点着头。黄毛不耐烦地又一招手：“你快点呀，